

朱生豪 译



莎士比亚戏剧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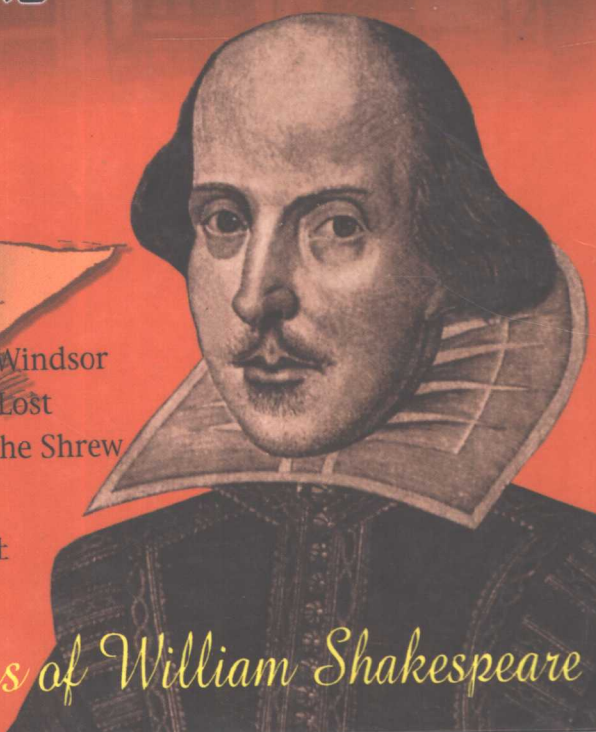
爱的徒劳
驯悍记



Merry Wives of Windsor
Love's Labour's Lost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上海古籍出版社

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戏剧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爱的徒劳 驯悍记



William Shakespeare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生豪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爱的徒劳;驯悍记/(英)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著;朱生豪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6

(经典读本·莎士比亚戏剧)

ISBN 7-5325-3194-5

I. ①温... ②爱... ③驯... II. ①莎... ②朱...

III. 话剧-剧本-作品集-英国-中世纪

IV. 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9824 号

经典读本·莎士比亚戏剧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爱的徒劳

驯悍记

朱生豪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guji.com.cn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 10 $\frac{8}{36}$ 插页 4 字数 190,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5325-3194-5

I·1547 定价: 1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56401196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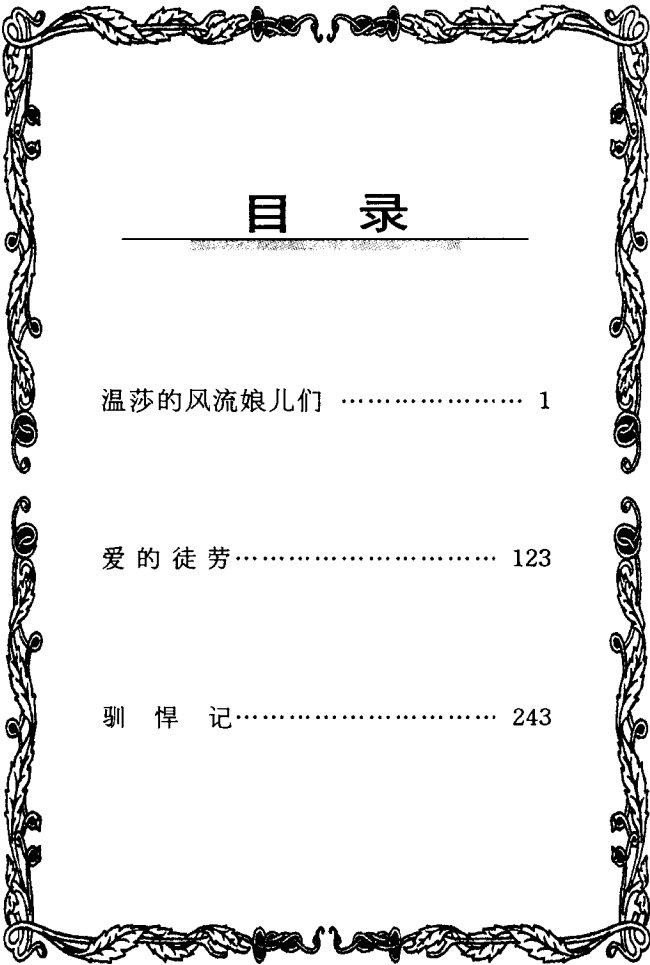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是英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古典剧作家。他的戏剧作品内容包罗万象,人物性格鲜明,情节丰富生动,思想博大精深,语言精炼华美,是世界性的传统文化的瑰宝。数百年来,许多作家、学者从事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考证、注释、编校、评论,莎士比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莎学。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莎士比亚研究会,莎剧的剧场演出也经久不衰。从电影的发轫到今天,莎剧还一直是众多电影导演的灵感来源,《哈姆莱特》、《奥瑟罗》、《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等,都曾被成功地搬上银幕。

朱生豪(1912—1944)是中国系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第一人,自谓其译文“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凡遇原文中与中

文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是否顺口，音节是否调和。一字一句未惬，往往苦思累日”。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947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学界公认，他的中文译本的成就是最高的。

鉴于莎士比亚戏剧的不朽魅力以及朱生豪译本的巨大成就，上海古籍出版社特推出“经典读本·莎士比亚戏剧”，收入朱生豪精译的31部莎剧，文字部分基本上一仍其旧，个别处吸取了半世纪以来莎剧翻译研究的成果，限于体例，不一一注明。全书分10册，便携式开本，精装，配插图，既便于阅读，亦适合典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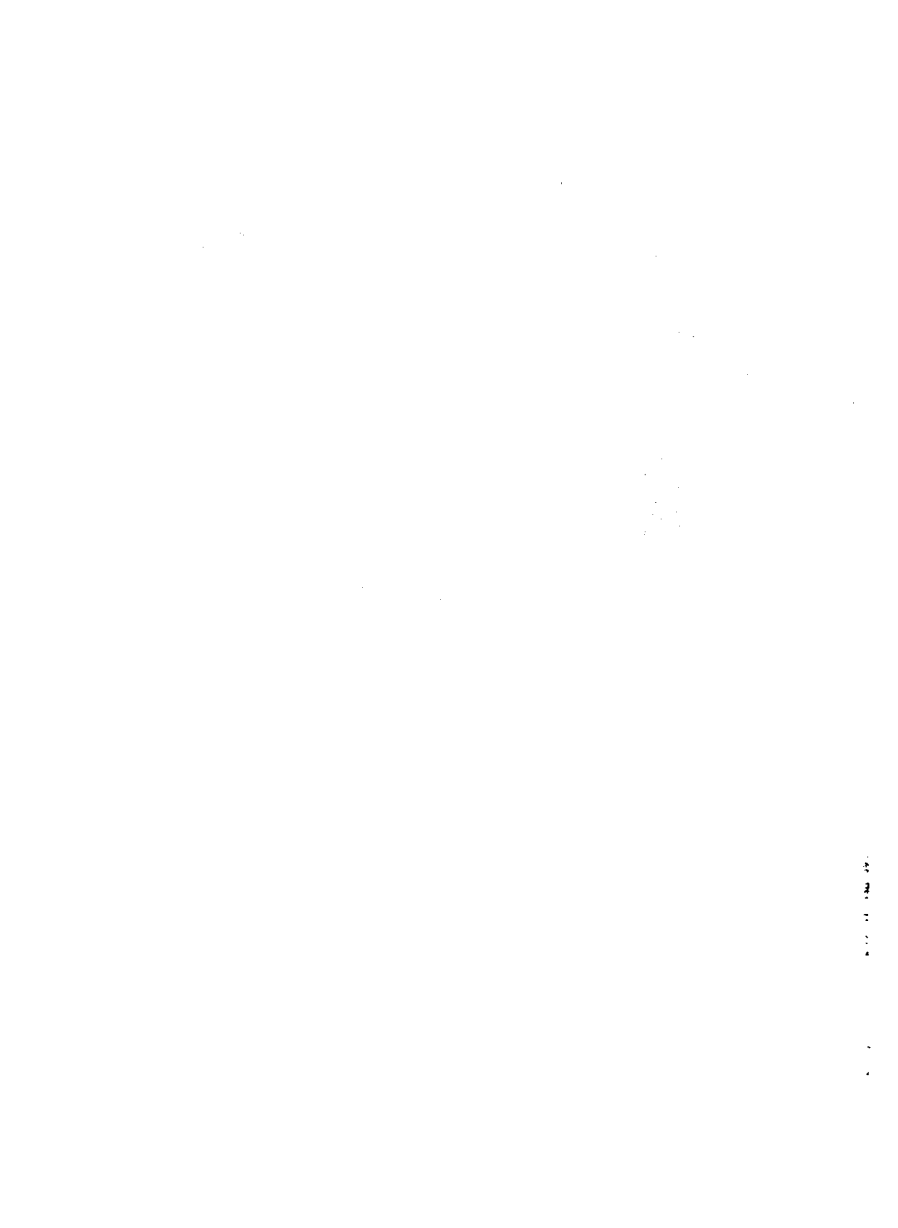
目 录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1

爱的徒劳..... 123

驯 悍 记..... 243





剧中人物

约翰·福斯塔夫爵士

范顿 少年绅士

夏禄 乡村法官

斯兰德 夏禄的侄儿

福德 }
培琪 } 温莎的两个绅士

威廉·培琪 培琪的幼子

休·爱文斯师傅 威尔士籍牧师

卡厄斯医生 法国籍医生

嘉德饭店的店主

巴道夫 }
毕斯托尔 } 福斯塔夫的从仆
尼姆 }

罗宾 福斯塔夫的侍童

辛普儿 斯兰德的仆人

勒格比 卡厄斯医生的仆人

福德大娘

培琪大娘

安·培琪 培琪的女儿，与范顿相恋

快嘴桂嫂 卡厄斯医生的女仆
培琪、福德两家的仆人及其他

地点

温莎及其附近





第一场 温莎。培琪家门前

(夏禄、斯兰德及爱文斯上。)

夏禄 休师傅，别劝我，我一定要告到御前法庭去；就算他是二十个约翰·福斯塔夫爵士，他也不能欺侮夏禄老爷。

斯兰德 夏禄老爷是葛罗斯特郡的治安法官，而且还是个探子呢。

夏禄 对了，侄儿，还是个“推事”呢。

斯兰德 对了，还是个“瘫子”呢；牧师先生，我告诉您吧，他出身就是个绅士，签起名来，总是要加上“大人”两个字，无论什么公文、笔据、帐单、契约，写起来总是“夏禄大人”。

夏禄 对了，这三百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斯兰德 他的子孙在他以前就是这样写了，他的祖宗在他以后也可以这样写；他们家里那件绣着十二条白梭子鱼的外套可以作为证明。

夏禄 那是一件古老的外套。

爱文斯 一件古老的外套上有着十二条白虱子，那真是相得益彰了；白虱是人类的老朋友，也是亲爱的象征。

夏禄 不是白虱子，是淡水河里的“白梭子”鱼，我那古老的外套上，古老的纹章上，都有十二条白梭子鱼。

斯兰德 这十二条鱼我都可以“借光”^①，叔叔。

夏禄 你可以，你结了婚之后可以借你妻家的光。

爱文斯 家里的钱财都让人借个光，这可坏了。

夏禄 没有的事儿。

爱文斯 可坏事呢，圣母娘娘。要是你有四条裙子，让人“借光”了，那你就一条也不剩了。可是闲话少说，要是福斯塔夫爵士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我是个出家人，方便为怀，很愿意尽力替你们两位和解和解。

夏禄 我要把这事情告到枢密院去，这简直是暴动。

爱文斯 不要把暴动的事情告诉枢密院，暴动是不敬上帝的行为。枢密院希望听见人民个个敬畏上帝，不喜欢听见有什么暴动；您还是考虑考虑吧。

夏禄 嘿！他妈的！要是我再年轻点儿，一定用刀子跟

^① 借光，原文“quarter”。欧洲贵族都有代表族系的纹章，把妻家纹章中的图形移入自家纹章，称为“quarter”。

他解决。

爱文斯 冤家宜解不宜结，还是大家和和气气的好。我脑子里还有一个计划，要是能够成功，倒是一件美事。

培琪大爷有一位女儿叫安，她是一个标致的姑娘。

斯兰德 安小姐吗？她有一头棕色的头发，说起话来细声细气，像个娘儿们似的。

爱文斯 正是这位小姐，没有错的，这样的人儿你找不出第二个来。她的爷爷临死的时候——上帝接引他上天堂享福！——留给她七百镑钱，还有金子银子，等她满了十七岁，这笔财产就可以到她手里。我们现在还是把那些吵吵闹闹的事情搁在一旁，想法子替斯兰德少爷和安·培琪小姐做个媒吧。

夏禄 她的爷爷留给她七百镑钱吗？

爱文斯 是的，还有她父亲给她的钱。

夏禄 这姑娘我也认识，她的人品倒不错。

爱文斯 七百镑钱还有其他的妆奁，那还会错吗？

夏禄 好，让我们去瞧瞧培琪大爷吧。福斯塔夫也在里边吗？

爱文斯 我能向您说谎吗？我顶讨厌的就是说谎的人，正像我讨厌说假话的人或是不老实的人一样。约翰爵士是在里边，请您看在大家朋友分上，忍着点儿吧。让我去敲门。（敲门）喂！有人吗？上帝祝福你们这一家！

爱文斯 上帝祝福你们,是您的朋友,还有夏禄法官和斯兰德少爷,我们要跟您谈些事情,也许您听了会高兴的。

培琪 我很高兴看见你们各位的气色都这样好。夏禄老爷,我还要谢谢您的鹿肉呢!

培琪 我才要谢谢您哪。

夏祿 我才要謝謝您；干脆一句話，我謝謝您。

培琪 斯兰德少爷,我很高兴看见您。

斯兰德 培琪大叔,您那头黄毛的猎狗怎么样啦?听说它在最近的赛狗会上跑不过人家,有这回事吗?

培琪 那可不能这么说。

斯兰德 您还不肯承认,您还不肯承认。

夏禄 他当然不肯承认的；这倒是很可惜的事，这倒是
很可惜的事。那是一头好狗哩。

培琪 是一头不中用的畜生。

夏祿 不，它是一头好狗，很漂亮的狗；那还用说吗？它
又好又漂亮。福斯塔夫爵士在里边吗？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培琪 他在里边；我很愿意给你们两位彼此消消气。

爱文斯 真是一个好基督徒说的话。

夏禄 培琪大爷，他侮辱了我。

培琪 是的，他自己也有几分认错。

夏禄 认了错不能就算完事呀，培琪大爷，您说是不是？
他侮辱了我；真的，他侮辱了我；一句话，他侮辱了我；你们听着，夏禄老爷说，他被人家侮辱了。

培琪 约翰爵士来啦。

（福斯塔夫、巴道夫、尼姆、毕斯托尔上。）

福斯塔夫 喂，夏禄老爷，您要到王上面前去告我吗？

夏禄 爵士，你打了我的用人，杀了我的鹿，闯进我的屋子里。

福斯塔夫 可是没有吻过你家看门人女儿的脸吧？

夏禄 他妈的，什么话！我一定要跟你算帐。

福斯塔夫 明人不做暗事，这一切事都是我干的。现在我回答了你啦。

夏禄 我要告到枢密院去。

福斯塔夫 我看你还是告到后门口去吧，也免得人家笑话你。

爱文斯 少说几句吧，约翰爵士；大家好言好语不好吗？

福斯塔夫 好言好语！我倒喜欢好酒好肉呢。斯兰德，我要捶碎你的头；你也想跟我算账吗？

斯兰德 呃，爵士，我也想跟您还有您那几位专欺兔崽

子的流氓跟班,巴道夫、尼姆和毕斯托尔,算一算账呢。他们带我到酒店里去,把我灌了个醉,偷了我的钱袋。

巴道夫 你这又酸又臭的干酪!

斯兰德 好,随你说吧。

毕斯托尔 喂,枯骨鬼!

斯兰德 好,随你说吧。

尼姆 喂,风干肉片! 这别号我给你取得好不好?

斯兰德 我的跟班辛普儿呢? 叔叔,您知道吗?

爱文斯 请你们大家别闹,让我们来看:关于这一场争执,我知道已经有了三位公证人,第一位是培琪大爷,第二位是我自己,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是嘉德饭店的老板。

培琪 咱们三个人要听一听两方面的曲直,替他们调停出一个结果来。

爱文斯 很好,让我先在笔记簿上把要点记下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研究出一个方案来。

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

毕斯托尔 他用耳朵听见了。

爱文斯 见他妈的鬼! 这算什么话,“他用耳朵听见了”? 嘿,这简直是矫揉造作。

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你有没有偷过斯兰德少爷的钱袋?

斯兰德 凭着我这双手套起誓,他偷了我七个六便士的

锯边银币，还有两个爱德华时代的银币，我用每个两先令两便士的价钱换来的。倘然我冤枉了他，我就不叫斯兰德。

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这是真事吗？

爱文斯 不，扒人家的口袋是见不得人的事。

毕斯托尔 嘿，你这个威尔士山地的生番！——我的主人约翰爵士，我要跟这把锈了的“小刀子”拚命。你这两片嘴唇说的全是假话！全是假话！你这不中用的人渣，你在说谎！

斯兰德 那么我赌咒一定是他。

尼姆 说话留点儿神吧，朋友，大家客客气气。你要是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咱老子可也不是好惹的。我要说的话就是这几句。

斯兰德 凭着这顶帽子起誓，那么一定是那个红脸的家伙偷的。我虽然不记得我给你们灌醉以后做了些什么事，可是我还不是一头十足的驴子哩。

福斯塔夫 你怎么说，红脸儿？

巴道夫 我说，这位先生一定是喝酒喝昏了胆子啦。

爱文斯 应该是喝酒喝昏了“头”；呸，可见得真是无知！

巴道夫 他喝得昏昏沉沉，于是就像人家所说的，“破了财”，结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

斯兰德 那天你还说着拉丁文呢；好，随你们怎么说吧，我这回受了骗，以后再不喝醉了；我要是喝酒，一定